



歌德与拿破仑：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GOETHE UND
NAPOLEON
EINE HISTORISCHE
BEGEGNUNG

【德】古斯塔夫·塞普特 (Gustav Seibt) 著 ○ 赵雷莲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歌德与拿破仑：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德】古斯塔夫·塞普特 (Gustav Seibt) 著 © 赵蕾莲 译

GOETHE UND
NAPOLEON
EINE HISTORISCHE
BEGEGNUNG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 08—2015—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歌德与拿破仑: 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 (德) 塞普特 (Seibt, G.) 著;
赵蕾莲译.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316-8445-9

I. ①歌… II. ①塞… ②赵… III. ①歌德, J.W.V. (1749~1832) 一生平事迹
②拿破仑, B. (1769~1821) 一生平事迹 IV. ①K835.165.6 ②K835.6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1884号

GUSTAV SEIBT: GOETHE UND NAPOLEON, 5TH ED.

Copyright © Verlag C.H.Beck oHG, München 2010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Verlag C.H.Beck oHG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 2015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歌德与拿破仑: 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GEDE YU NAPOLUN: YICI LISHIXING DE HUIJIAN

作 者 [德] 古斯塔夫·塞普特 (Gustav Seibt) 著

译 者 赵蕾莲 译

选题策划 宋舒白

责任编辑 宋舒白 张 浩

营销推广 李珊慧

装帧设计 苏静宇

责任校对 徐秀梅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E-mai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7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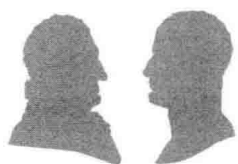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8445-9

定 价 59.80元



立人天地



目 录

第一章 / 001

驻守弗劳恩开阔地旁歌德故居的士兵

1806年的魏玛：与拿破仑失之交臂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章 / 035

莱茵联盟的德国人

在通往皇帝的路上：读物、讨论、文学创作

第三章 / 087

“您是位男子汉大丈夫！”

在埃尔福特与魏玛的会见

第四章 / 157

“我的皇帝”

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作家

第五章 / 227

世界汇编

提高了的见识：老年歌德对拿破仑的纪念

后记 / 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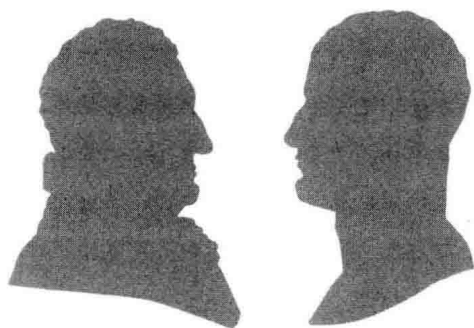
附录 / 271

注释 / 271

原始资料来源与文献 / 272

人名索引 / 312

第一章



驻守弗劳恩开阔地旁歌德故居的士兵

1806年的魏玛：与拿破仑失之交臂带来严重后果

所有这一切都是拿破仑影响的后果。拿破仑这位革命的继承人和克服者，他把革命出口到德国。1806年10月，即便歌德曾经如本书中所权衡的那样，也还没有与拿破仑像两年之后那样面对面的见面，也没有观察过拿破仑。尽管如此，这次几乎达成的会面成为歌德人生中后果最严重的政治事件，这要比瓦尔米连续炮击的后果严重得多，他当时曾津津乐道地讲述过当时的炮击事件。

歌德两次险些在战争中丧命，然后又险象环生，幸免于难。第一次对他造成致命威胁的就是1792年9月20日下午在瓦尔米（Valmy）^①的连续炮击。第二次是1806年10月15日黑夜：普鲁士在抗击拿破仑军队的耶拿（Jena）战役和奥尔施苔特（Auerstedt）^②战役中失利，整个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Sachsen-Weimar-Eisenach）^③公国连同其公爵官邸都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

在瓦尔米附近的那次威胁是歌德自找的，当时他是以平民身份陪同公爵卡尔·奥古斯特（Carl August）^④，公爵是普鲁士重骑兵的领军人物，参加普鲁士与奥地利结成的联盟军战役中，为的是反对法国。歌德在这些日子里一直在高级军官的圈子中活动，他认为：“谁要是参与到一场战争中，完全身处一支被整编的部队里，那么，无论他参与的部队是属于哪一个部门的，他都应该保持坚定，并且不惧怕危险。”^⑤也就是说，歌德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联盟军的前头。当联盟军遭遇到法国对手时，一场战役开始打响了。在没留神的瞬间，十几颗子弹从身旁擦过，在他的骑兵连前面落下，子弹在柔软的土地上翻滚着打转，把泥浆溅到马匹和骑兵身上。

然而，歌德冒的风险更大。“我常听说人们对大炮的恐惧心理，我想知道

① 瓦尔米（Valmy）是法国的一个地名。——译者注

② 奥尔施苔特（Auerstedt）是德国中部图林根州的一个村子。——译者注

③ 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Sachsen-Weimar-Eisenach）是德国图林根的几个小国，经1603年、1672年、1680年的划分和1826年的重新划分，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自1877年起名称改为萨克森大公国，占地3610平方公里。——译者注

④ 卡尔·奥古斯特（Carl August，1758—1815）是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爵，截止1775年受母亲监护，1772年起维兰德任其教师。他与歌德的友谊使魏玛成为德国精神生活的中心，在歌德的建议下，他促进科学与艺术的发展，1791年建立了宫廷剧院，并且聘请赫尔德和席勒到魏玛公国。耶拿大学也经历了迅猛发展。他在政治上靠近普鲁士。——译者注

⑤ 引自《在法国的战役》（*Campagne in Frankreich*），第376～384页。

情况到底如何。”他骑马来到一个刚刚被占领的堡垒外围工事前，在那里俯瞰被打得千疮百孔的屋顶、随处可见成捆的小麦以及在小麦上那些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伤员。他观察着屋顶上噼啪作响的炮弹。他独自一人在高处骑马前行：

“我现在完全置身于军团中，炮弹从那边飞到这里；声音已经够奇妙了，就仿佛这声音是由陀螺的嗡嗡声、水的咕咕声和鸟鸣声共同组成的。”毕竟是被雨水冲刷变软的土地保护了他，使他免遭炮弹反作用力的威胁，免受已发射炮弹回击的危险。（S.8）

歌德在有生之年都无法忘记他此时此刻经历的情况；他反复讲述过这段经历。1806年4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魏玛公国的公主玛丽亚·鲍洛夫娜（Maria Paulowna）^①记载，歌德描述了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对大炮的恐惧心理”的情况，这位公主在她的法语随笔中写出这个词的德文词 Kanonenfieber “对大炮的恐惧心理”：用来“描绘一种通常被称为‘对大炮的恐惧心理’的词”（“une description de ce qu'on appelle communément das Kanonenfieber.”^②）。十五年后，歌德在其战地报道《我也在香槟^③！》（*Auch ich in der Champagne!*）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描绘，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法国的战役》（*Campagne in Frankreich*）这本书。歌德表现出了自然科学家^④那种训练有素的描绘技巧，他客观地描绘了一个威胁生命的瞬间。

人仿佛置身于一个非常炎热的地方，炎热完全渗透开来，以至于人会觉得与他所处的元素完全相同。双眼从未丧失其敏锐，从未丧失明晰；然而，世界却仿佛有一种棕褐色与红色一样，这色彩使得这状况以及各种物

① 玛丽亚·鲍洛夫娜（Maria Paulowna）是魏玛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儿媳、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译者注

② 《格鲁马赫》第六卷（*Grumach VI.*），第39页。

③ 香槟（Champagne）是法国东北部历史和文化地区。当地盛产的名酒被冠之以“香槟酒”。——译者注

④ 歌德不仅是诗人，是作家，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自然科学家，他从事色彩学、植物学、骨骼学的研究。作者在此强调歌德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特点。——译者注

品更让人恐惧害怕。我无法注意到血液的流淌，而我更多地觉得，一切都在那种炽热中被吞噬了一样。此刻，以下情况就由此得到了澄清：人们可以在什么情况下称这种状况为一种恐惧心理。

当时战役还没有打响，傍晚情况证明，法国人顶住了，经受住了考验。歌德显然用回顾的方式记载了这个瞬间，称之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期：“你们可以说，你们曾经在场。”然而，他乐于向年轻的女士们讲述他的那次撞大运：他不仅讲给魏玛公主听，还讲给他毕生最后爱恋的女性——年轻的乌尔里克·冯·莱沃佐（Ulrike von Levetzow）听，1822年，歌德把新鲜出炉的《我也在香槟！》赠送给了她。

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歌德曾经把这两个瞬间——1792年的瓦尔米和1806年的魏玛——彼此联系起来，但是他对第二次亲身经历的战争即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之夜却几乎只字未提。和1792年“对大炮的恐惧心理”（S.9）相比，1806年战事的震撼作用更强，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给予这个生命一种新的方向。我们必须根据歌德周围人的陈述重构我们对此了解的一切情况。

耶拿的最后一场战斗在将近16点时进行，持续了几个小时，地点是在魏玛东部出口处，在伊尔姆（Ilm）河岸的一片小树林“魏比希特”（Webicht）中。在这场战斗之后，普鲁士人才穿过城市，朝埃尔福特方向撤退。从大约17点30分开始，法国军队开始追击普鲁士人。歌德日记中记载了外在的进程，只是篇幅少得可怜：“普鲁士人溃逃（Deroute）^①。傍晚5点，炮弹穿过屋顶。傍晚6点30分时，法国猎手们（Chasseur）^②进入城市。傍晚7点，失火，抢劫，可怕的夜晚。我们的房子因为坚固和幸运得以保存下来。”^③

乐于写作的魏玛人不断向四面八方寄送如倾盆大雨般的信件，因此魏玛给

① 这是法语。——译者注

② 这是法语，指法国“士兵”。——译者注

③ 1806年10月14日歌德日记，第263页。

后世留下了许多对那个伴随抢掠和暴行的“可怕的夜晚”更为详尽的描述。我们可以读到，法国士兵用锤子敲打房门，撬开门锁，砸碎家具，抢劫贵重物品，（S.10）清空储藏室，纵火，人们会遇到生命危险：野蛮的歌唱和虐待以及他们的强奸行为。然而，公爵官邸城市有教养的社交圈子是秉承世界主义的，并且足够无拘无束，为了赞誉法国占领者，特别是绝大多数无可厚非的军官阶层具体的行为和骑士风度（*Courtoisie*）^①这些例子。这种体验的范围是很大的。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②不仅报道，他在73岁高龄时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战争，却“完全安然无恙”，而那些朝他走去的“轻骑兵和猎手一看到我就变得像羊羔一样温顺”，他们凑合着喝了一打半葡萄酒；还有，“在7、8点钟时，响应缪拉亲王（*Murat*）^③的命令，一个士兵（*Gensd' arme*）^④充当护卫（*Sauve Garde*）^⑤来到我家里，过了一会儿，帝国元帅内伊（*Ney*）^⑥亲自登门，他以上面提及的王子的名义向我宣告，我直接处于皇家保护之下，他肯定跟我说了我这辈子听到的最有约束力和最谄媚的话。”^⑦在此，维兰德作为一位法国人熟知的、与法国人友好的著名作家^⑧受到保护，使他免遭所有灾祸。

在当时多种多样局面的另一端有类似于歌德的大舅哥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乌尔普尤斯（*Christian August Vulpius*）遭遇的情况：这位作家、图书馆员年轻的妻子被强奸了。还有歌德的法兰克福同乡和朋友，画家格奥尔格·迈尔修

① 这是法语。——译者注

② 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1733–1813）是德国著名作家，其小说《阿伽通的故事》是德国第一部教育小说，他出版的杂志《德国通讯》非常成功。其作品全集是洛可可风格最纯粹的代表。他曾任魏玛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老师。他的儿子路德维希·维兰德是克莱斯特的朋友。——译者注

③ 缪拉（*Murat*, 1767–1815）是法军杰出的骑兵统帅，拿破仑麾下的著名元帅之一，那不勒斯国王，1800年娶了拿破仑最小的妹妹卡洛琳娜。——译者注

④ 这是法语。——译者注

⑤ 这是法语。——译者注

⑥ 内伊（*Ney*）即米歇尔·内伊（*Michel Ney*, 1769–1815）自1804年起是拿破仑手下最著名的元帅之一，骁勇善战的传奇式英雄。——译者注

⑦ 《维兰德书信》（*Wielands Briefwechsel*），1月17日，第143页。

⑧ 维兰德是德国启蒙时期作家，赞同法国启蒙思想。——译者注

尔·克劳斯（Georg Melchior Kraus）的悲剧性命运。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负责王侯自由绘画研究所，在研究所里，主要是贵族和市民出身的女士练习版画艺术。在10月14日夜里，克劳斯成了法军士兵抢劫行径的牺牲品。他不得不交出他拥有的一切，当他再也拿不出任何葡萄酒时，士兵们不仅虐待他的肉体，还摧毁了他用金丝和银丝编织的绘画。他的房子被大火吞噬。这位无家可归的老人先是逃到宫殿里，继而又逃到他的出版商朋友贝尔图赫（Bertuch）的家里。遭受虐待的结果是，克劳斯患上最严重的疾病，他于11月5日离世，也就是在那个恐怖的夜晚过去三周之后。他的葬礼是歌德晚年参加的唯一一次葬礼。（S.11）

这种事情也是会发生的，但是，假如我们把目光从个别的案例移开，转而抬眼看看整体形势，那么，我们不得不断言，魏玛还算是幸运的，尤其在与损失惨重的耶拿形成鲜明对照时。一个由四万多名士兵组成的军队连同它的辎重部队，一起进驻魏玛公国这个拥有七千居民的官邸城市。男人们筋疲力尽，并且被刚过去的那场战役折磨得暴躁易怒，他们主要是忍饥挨饿，口渴难耐。拿破仑的军队不习惯于采用增援部队，而擅长漫长的战线，通过征调穿越地区的人员来补充兵力。魏玛公国此时不仅是战争场所，而且还是法军敌人普鲁士的两个德国同盟者之一——另一个同盟者是布劳恩施魏格（Braunschweig），即联盟军总司令的国家。因此，魏玛无法指望得到宽恕，也无法指望免于战争蹂躏。在宫殿附近，有五处楼房被点燃，一股笔直的烟柱直冲云霄，这股烟柱向分散在各处的部队指明了它们的集合地点。人们以为，这座城市在四个角落着火，十分恐惧。然而，正如约翰娜·叔本华（Johanna Schopenhauer）^①所描写的那样：“人们想要摧毁可怜的魏玛，但是，上帝是有恻隐之心的。”^② 老天行善：这一天没有刮风，太阳美妙而清晰地落山于埃尔福特之后，火势没有蔓

^① 约翰娜·叔本华（Johanna Schopenhauer，1766-1838）是作家，哲学家叔本华的母亲。她于1806年迁居魏玛，在那儿举办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学沙龙，歌德喜欢拜访该沙龙。——译者注

^② 这是约翰娜·叔本华10月19日致信儿子阿尔图尔·叔本华时写的。参见克贝尔：《解放战争时期的魏玛》（Kebbel: Weimar in der Zeit der Befreiungskriege），第20页。

延，神奇的是，没有任何火星溅到堆放在街道的炸药上，甚至这些普鲁士撤军时留下的弹药桶中有一部分炸药是敞开着零散堆放的。

魏玛这座小城逃过了一劫。虽然官方记载，抢劫10月16日才停止，然而，损失是可以纵观把控的。除了弗维尔克胡同的五座庄园被烧毁以外，完全被洗劫一空、被疯狂毁坏或者被烧毁的房子似乎不超过两打——然而其中就有冯·施泰因夫人家的房子。一位城市历史学家这样用数字统计了最大的财产损失：

在一个白天和两个黑夜之内，该城居民除了已经损失139851帝国塔勒现金以外，还减少了3242头成群放养的牲畜和专门供屠宰用的牲畜，其中马匹就多达109匹。6846魏玛舍菲尔（Scheffel）^①粮食，9286公担^②做饲料用的干草，339个茅草屋里的茅草，40836升葡萄酒，25779升啤酒，8605升白兰地，总共价值为56840塔勒的衣物，价值为21432塔勒的银质物品，价值为11250塔勒的家具，价值为69403塔勒的日用品和供销售用的布匹。^③

对于魏玛公国而言，首先是棘手的政治时期。“在此期间我们真想成为魏玛与埃森纳赫的公爵。”这句话应该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暨歌德的朋友（S.12）卡尔·奥古斯特在普鲁士失败之后撤退时坐在一面鼓上说的^④。尽管这位公爵针对柏林的政治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多次表达过怀疑性的评价，但他还是在战争开始之前与魏玛传统的霸主普鲁士结成了联盟，这样，魏玛公国组成了一支700人的部队。但是，卡尔·奥古斯特主要作为指挥官在普鲁士的军队里发挥重要的作用；他率领先头部队，本来应该穿越图

① 舍菲尔（Scheffel）是一种旧的粮食容量单位，相当于50–222升。——译者注

② 公担（Zentner）在德国为50公斤。——译者注

③ 克贝尔：《在解放战争中的魏玛》（Kebbel, *Weimar in der Zeit der Befreiungskriege*），第26页。

④ 提姆勒：《卡尔·奥古斯特》（Tümmeler, *Carl August*），第159页。

林根森林，迎着法国人向法兰克推进。当这项计划因拿破仑的神速而失败时，卡尔·奥古斯特成功地率领一个分遣队跨过易北河撤退到北部，并且没有任何伤亡，（S.13）这样就脱离了毫无衔接的混乱，并且脱离了剩余普鲁士战士的大规模逃亡。这个成功案例没能逃过拿破仑那敏锐的目光。拿破仑早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就认为这些将军碌碌无为，但拿破仑在此看到一个显得比其余的普鲁士将军更有能力的敌人。这位卡尔·奥古斯特还比其他图林根的统治者们更勇敢，那些统治者们只知道小心谨慎而巧妙地避开困难，脱离战争。

然而，魏玛王室手上还有一张拿破仑皇帝不能否认的王牌：魏玛王储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1804年与俄国沙皇的一个妹妹大亲王玛丽亚·鲍洛芙娜结为伉俪。我们上文已经了解到，她是歌德讲述战争经历的听众。拿破仑不得不考虑提防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他于1805年与奥地利结成同盟，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也是法国的对手，现在沙皇又与普鲁士联盟，而迄今沙皇还没有被法国人打败过。拿破仑大概当时就在思忖着，要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拉到自己的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太强硬地对待魏玛公爵这样一位与俄国沙皇有如此亲近的亲戚关系的王侯，就成了禁忌。法国的政策从总体上看显示这样一种趋势：把普鲁士同它的萨克森邻居分开，然后着力煽动萨克森人内心根深蒂固的反普鲁士的仇恨情绪，事实证明，法国的这个政策是成功的。

否则，魏玛公国的命运大概就真的会像卡尔·奥古斯特一段时间以来所预料的那样，而且就像布劳恩施魏格公国实际上遭遇到的那样。倘若如此，魏玛公国也绝不会成为那时德国唯一没有从版图上消失的侏儒国。然而，在输掉战役的那个瞬间是极其有威胁性的。一国之君正处于境外，向北行军，因此无法联系上他。魏玛公爵的母亲安娜·阿玛丽娅（Anna Amalia）于10月14日仓皇离开王宫。魏玛公国的王子们正在普鲁士的军队中效力。这样，只有公爵夫人露易丝（Luise），即卡尔·奥古斯特的妻子，在代表合法当局。在公国最高的顾问当局即“枢密小组”（Geheimes Consilium）的支持下，该枢密小组由克里斯蒂安·高特洛普·沃伊格特（Christian Gottlob Voigt）和威廉·恩斯特·冯·沃尔

措根（Wilhelm Ernst von Wolzogen）阁下以及真正的枢密顾问（Geheimer Rat）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阁下组成。歌德这时候主要负责文化事务，（S.14）比如领导宫廷剧院和图书馆，还有负责耶拿大学的运作，管理大学的科学陈列室，但他是不受拘束的，他与同事和亲近的朋友沃伊格特的往来书信说明了这一点，歌德还对魏玛公国的其他政治问题了如指掌；当然，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公爵夫人迫切指望歌德谏言献策。

首先是公爵夫人露易丝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久前在歌德的领导下重建的魏玛宫殿成了寻求帮助者的逃亡堡垒，其中就有夏洛特·冯·席勒（Charlotte von Schiller）和冯·施泰因夫人。这时，公爵夫人恳请已经到达魏玛的法国将军拉普和缪拉，停止抢劫，然而，公爵夫人的恳请是徒劳的，因为，让仁慈惠及公国，这是皇帝的特权，他们没有这个权力。

拿破仑，法国所向披靡的皇帝，于10月15日光临魏玛宫殿。国家历史撰写者长期以来为当天和翌日在他与公爵夫人之间进行的一些情景感到高兴。在此人们发现了一个例子，她临危不惧，维护女性尊严，这个例子使人们回忆起与公爵夫人露易丝同名的人，普鲁士的露易丝。据历史记载，魏玛公爵夫人露易丝庄重威严而镇定地会见了凯旋者拿破仑，这是男人几乎都做不到的。她自己偏爱用法语记录这个瞬间，在致信她的哥哥时，她说，拿破仑皇帝起初对她“非常不礼貌”（très-impoliment）^①。另外一个目击证人报道说，拿破仑只是冲着在台阶上恭候他的公爵夫人大喊一句：“我为您感到遗憾，夫人”（Je vous plains, Madame）^②，然后又补充道，“我将摧毁您的夫君”（J'écraserai votre mari）^③。说完他就把公爵夫人冷落在一旁，径直回到他的房间里^④。

第二天早晨，还有在10月16日晚第二次会晤时，拿破仑皇帝仍然显得倨傲

① 这是法语。——译者注

② 这是法语。——译者注

③ 这是法语。——译者注

④ 巴雅诺夫斯基：《露易丝》（Bajanowski, Louise），第287、288页。

无礼，然而他做好了谈话的准备。事实上，露易丝的确没有被吓倒，而面对拿破仑对她丈夫冗长的责备，露易丝回敬道，魏玛传统上就有与普鲁士的联盟关系，她还指出，皇帝也必须尊重士兵的荣誉。拿破仑如此絮叨地进行威胁，这让人们推测，他大概从一开始就另有打算，而不是消灭魏玛。（S.15）

他甚至开始亲自骑士般地向坚强勇敢的公爵夫人献殷勤，后来，他抓住每个机会重复这种殷勤。最重要的是，他要求，卡尔·奥古斯特立刻出现在他面前，还有，魏玛公国马上脱离与普鲁士的联盟。这两点要求都无法不顾忌当时的情况，因为无法与公爵取得联系，人们甚至不清楚公爵停留在什么地方。这样就开始了临时的魏玛国家领导机构——现在叫作“行政管理委员会”（*Conseil administratif*）^①——一个关于魏玛公国生存的中枢机构，这个领导机构刚好存在两个月，一直到1806年12月15日和16日，双方在波森（*Posen*）签署和约，魏玛被作为“主权国家”纳入由拿破仑领导的莱茵联盟（*Rheinbund*）^②中，该机构才得以取缔。拿破仑皇帝进行威胁，偶尔还大呼小叫，而相反，他周围的人，尤其外长塔列朗（*Talleyrand*）^③则进行劝慰和安抚。虽然卡尔·奥古斯特立即被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开除普鲁士的联盟（S.16），此举通过普鲁士国王于10月21日从马格德堡（*Magdeburg*）^④以及10月24日从居斯特林（*Küstrin*）发出的信函正式完成，但是，公爵也善于躲避所有其他要求，眼下则一再通过拖延时间来躲避最终与拿破仑的亲自会晤。公爵这一招不仅把魏玛公国的大臣沃伊格特和歌德推向绝望的境地，而且还使年轻的代办弗里德里希·冯·米勒（*Friedrich von Müller*）——后来的“米勒首相”、歌德的一位亲

① 这是法语。——译者注

② 莱茵联盟（*Rheinbund*）是1806年7月12日成立的联盟，由16个南德和西德的诸侯国组成，旨在保障法国对中欧的影响。——译者注

③ 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1754–1838）是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以善于保全自己政治生命著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时期、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利普时期均任高官。1802年帮助拿破仑成为“终身执政”。他参与将波旁亲王当甘公爵绑架至巴黎处死，事后销毁罪证。使拿破仑权力得以巩固。1804年被任命为宫廷侍卫长，1806年成为贝尼文托亲王和公爵。——译者注

④ 马格德堡（*Magdeburg*）是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首府。——译者注